

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现象：地名翻译中的“回音”

叶秦堯

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，北京市，100000；

摘要：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(同义重复地名) 是指地名中包含两个或多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，通常源于不同语言的叠加使用，导致字面意义上出现“重复定义”的现象。这类地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，尤其在多语言接触、殖民历史或民族交融地区尤为突出。本文从语言学与地名学视角出发，首先描述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现象并分析其是否为冗余——从语言经济性原则看，这类重复属于语义性冗余，但具有功能性价值。其次，本文深入探讨了翻译这类地名的挑战，区分了双语叠加（如“撒哈拉沙漠”）与多语套娃（如“Torpenhow Hill”）两种情境下的不同处理策略。研究表明，对于双语叠加型地名，“音译+通名”的译法在功能上是合理的，既保留了专有名称，又提供了地理属性提示；而对于多语套娃型地名，翻译不应局限于词语转换，而应扩展至解释性重构，通过脚注或百科说明揭示其历史层积信息。本研究对地名规范化实践和跨文化翻译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。

关键词： 同义重复地名；语义性冗余；地名翻译；文化负载词；语言接触；功能翻译

DOI: 10.64216/3104-9702.25.08.051

想象一下：你是17世纪的一位欧洲探险家，刚乘着颠簸的帆船抵达一片陌生大陆。当地人指着前方广袤的沙地说：“那是 *ṣaḥrā'*。”你掏出羊皮地图，郑重其事地标注：“Sahara Desert”。又一日，你沿一条浩荡大河航行，土著向导称它为 *misi-ziibi*——“大河”之意。你点点头，在航海日志上写下：“Mississippi River”。你满心以为自己在记录异域奇名，殊不知，你只是把“沙漠”翻译成了“沙漠沙漠”，把“大河”写成了“大河河”。

就这样，在地图绘制、殖民扩张与语言隔阂的共同作用下，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(同义重复地名) 悄然诞生——不是出于诗意，也不是为了修辞，而纯粹是一场跨越语言的美丽误会。

如今，这些“湖湖”“山山”“河河”早已嵌入国家边界、教科书与GPS系统，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地名。但若细究其字面，它们恰似语言学中的“回音壁”：同一个意思，被不同语言说了两遍。

那么，这种重复究竟是冗余的累赘，还是文化接触的印记？本文将从现象描述出发，探讨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的本质、成因及其在语言与地名规范中的定位。

1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现象简述与典型例证

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(同义重复地名) 是指地名中包含两个或多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，通常源于不同语言的叠加使用，导致字面意义上出现“重复定义” (redundant definition) 的现象。这类地名在全球范围内

广泛存在，尤其在多语言接触、殖民历史或民族交融地区尤为常见。

其形成机制通常是：某一地理实体在本地语言中已有完整名称（含通名，如“湖”“山”“河”），但当该名称被另一语言使用者采纳时，因不了解原词含义，又在其后附加本族语的通名，从而造成语义叠加。例如：

Sahara Desert: 阿拉伯语 *ṣaḥrā'* (撒哈拉) 本意即为“沙漠”，“Desert”为英语通名，整体意为“沙漠沙漠”；

Lake Michigan: 阿尔冈昆语 *mishigami* 意为“大水”或“大湖”，英语再加“Lake”，构成“湖大湖”；

Mount Maunganui (新西兰): 毛利语 *maunga* = 山，*nui* = 大，“Mount”为英语通名，全名意为“山大山”；

Rio Grande River: 西班牙语 *rio* = 河，*grande* = 大，英语再加“River”，形成“河大河”。

下图中还有更多世界范围内的例子：



部分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分布图^[1]

在中国，此类现象同样突出，尤以少数民族语言与

汉语混合地名为代表：

纳木错湖：“错”（藏语 *mtsho*）即“湖”，“湖”为汉语通名，实为“湖湖”；

呼和浩特特别市：“浩特”（蒙古语 *hot*）意为“城”，“市”为汉语行政通名，虽具行政必要性，但在纯语义层面亦属重复。

2 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是否构成语言冗余？

从语言学角度看，*tautological place names* 明确构成一种“语义性冗余”（*semantic redundancy*）。根据田艳（2001）^[2]对冗余信息的分类，此类现象属于显性语义冗余中的“同义词项复现”——即不同语言形式表达同一概念，在单一语言系统内部形成信息重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冗余并非语法错误，而是一种跨语言交际中的“功能性冗余”。在日常使用中，它可能增强地名的可识别性或符合行政命名惯例（如“××市”“××河”）。然而，从语言经济性原则（*principle of linguistic economy*）和地名规范化角度出发，此类重复被视为非必要冗余，国际地名标准化组织（*UNGEGN*）及中国民政部地名管理机构均建议在正式场合予以简化（如使用“纳木错”而非“纳木错湖”）。

因此，*tautological place names* 虽在实用层面被广泛接受，但从语义结构分析，其本质是一种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义叠加型冗余，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。

3 翻译困境：二元叠加与多层“套娃”的不同挑战

Tautological place names 对译者构成的独特挑战，在于其处于专名（*proper noun*）与通名（*common noun*）的模糊边界。如何在保留地名文化身份的同时确保目标语读者的理解？这一问题在双语叠加与多语套娃两种情境下呈现出显著差异。

3.1 双语叠加：功能性的“合理冗余”

最常见的情形是两种语言的简单叠加，如“*Sahara Desert*”（撒哈拉沙漠）。阿拉伯语 *ṣaḥrā'* 本义即为“沙漠”，若严格按语义翻译，应仅作“沙漠”。但如此一来，该词便丧失了作为特指地理实体的专名功能——世界上有无数沙漠，唯独“*Sahara*”指向北非那一片特定区域。

反之，若完全音译为“撒哈拉”，汉语读者虽能识

别其为专有名称，却无法从字面获知其地理属性（是城市？湖泊？还是山脉？）。在此情境下，添加“沙漠”并非语义赘余，而是一种功能性补偿：

“撒哈拉”承担指称功能（*referential function*），标识具体地点；

“沙漠”承担认知提示功能（*cognitive cueing function*），帮助读者建立语义联想。

对于仅使用外延义的源语专有名词，有时也应考虑在译文中传递其文化背景（郑声滔，2009）。以“*Sahara Desert*”为例，阿拉伯语 *ṣaḥrā'* 本意即为“沙漠”，若仅音译为“撒哈拉”，则丧失了地理属性的提示功能；若仅意译为“沙漠”，又无法指称特定地理实体。因此，“撒哈拉沙漠”这一译法既保留了专有名称（“撒哈拉”），又通过“沙漠”提示了其地理属性，语义重复但功能不重复，实现了指称明确性与文化信息传递的平衡。这正是郑声滔所强调的“在译文中传递文化背景”的典型实践。

3.2 多语套娃：历史层积下的翻译两难

然而，当 *tautology* 不止两层，而是历经数百年语言更迭、层层叠加时，译者的困境便急剧升级。典型如英格兰的 *Torpenhow Hill*：

| 成分 | 语源 | 含义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Tor | 古英语 <i>torr</i> / 凯尔特语 <i>tor</i> | 岩石山丘 |
| Pen | 布立吞凯尔特语 <i>penn</i> | 山顶、高地 |
| How | 古诺尔斯语 <i>haugr</i> | 小山、土丘 |
| Hill | 现代英语 <i>hill</i> | 小山 |

四重“山”义叠加，字面意为“山山山山”。此类地名是语言接触史的活化石，每一层都记录着一次民族迁徙或文化征服（凯尔特人→盎格鲁-撒克逊人→维京人→现代英语使用者）。

面对此类“套娃式”*tautology*，译者面临两极选择：

①裁弯取直，意译简化：如译为“托山”或“四山岗”。此举符合汉语地名简洁传统，消除冗余，但抹去了地名中蕴含的历史语言层积信息，使文化记忆断裂；

②音译全保，保留结构：如“托本霍尔山”。虽忠实于形式，但对中文读者而言，既无法理解各音节含义，又因“山”字结尾而误以为仅最后一词表通名，反而强化了“冗余”印象，却未传递其历史价值。

在此类极端案例中，纯粹的翻译已不足以承载地名的全部意义。更合理的做法或许是：

主译名采用音译+通名（如“托本霍山”），维持

基本可读性;

辅以脚注或百科说明,揭示其多语源构成,将地名转化为“微型历史文本”。

正如 Baker (1992) 指出:“某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,不应局限于词语转换,而应扩展至解释性重构。”对于 Torpenhow Hill 这类地名,翻译的目标不再是‘去冗余’,而是‘解码历史’。

4 结语

本研究揭示,同义重复地名(如“撒哈拉沙漠”“托本霍尔山”)表面看似冗余,实则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功能性适应。通过对双语叠加(如“撒哈拉沙漠”)与多语套娃(如“托本霍尔山”)的案例分析,研究发现:这类地名既保留了文化身份标识(如“撒哈拉”作为专有名称),又通过通名提供地理认知提示(如“沙漠”),实现指称精确性与理解便捷性的平衡。尤为重要的是,本研究颠覆了“冗余即低效”的传统认知——这些地名实为语言接触的活态档案,承载着殖民历史、民族交融与文化层积的深层记忆。在实践层面,本研究为地名标准化提供关键指导:对功能性重复(如“纳木错湖”)宜简化为“纳木错”,对历史层积型重复(如“托本霍尔山”)则需辅以注释揭示其语言史价值。由此,同义重复地名从“语言瑕疵”升华为文化记忆的载体,为地

名学、翻译学及跨文化研究开辟了新视角。

参考文献

- [1]Cartogram, M. “Tautological Maps.” Vivid Maps, n. d., <https://vividmaps.com/tautological-geography/>. Accessed Day Month Year.
- [2]Tian, Yan. “Redundant Information and Amplification/Omission in Translation.”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, no. 05, 2001, pp. 31-33.
- [3]Zheng, Dehu. “Translation of Culture-Loaded Words and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.”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, no. 02, 2016, pp. 53-56.
- [4]Zheng, Shengtao. “Translation of Proper Nou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tensity.” Journal of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(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), vol. 23, no. 02, 2009, pp. 118-125. DOI:10.16007/j.cnki.issn2095-7114.2009.02.019.

作者简介:叶秦堯,2005.3,性别:男,民族:汉族,籍贯:福建省厦门市,本科生,翻译专业。